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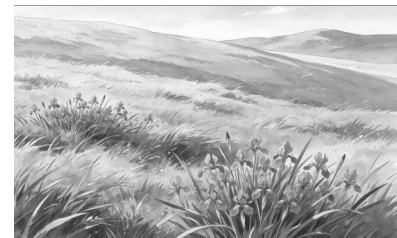
“文学淮军”擂台征文 第十一季

夏天的性格

胡忠喜

马兰花事藏山河

王文兰



和夏天呆在一起久了,慢慢习惯了它的脾气。起初,我只当它是个不知疲倦的青年,纯粹而热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想要三言两语就说清它的性格,是一件很难的事。

夏天刚走到身边时,我正和春天熟络起来——我喜欢春天温婉知性,同时又能与人保持恰当的距离。但当夏天用它温热的胳膊从后面一把搂住我的肩膀时,我就被这个“自来熟”的青年深深吸引了。也许是一板一眼做中年人太无趣了,对于夏天的热情我变得不再警惕,甚至想要和它一起热闹,一起疯。

面对这样一位精力旺盛的朋友,我不得不承认自己仿佛也跟着年轻了几岁。它每天都起得很早,习惯用啾啾啁啁的鸟鸣将人从梦境中吵醒。虽然有时我也想再赖会床,但一看到它明朗的眼神,许多计划便推挤着从脑门里蹦出来。于是,在它的陪伴下,我晨跑、爬山,哪怕只是到楼下透透气也觉得无比惬意。

不过夏天也很会体贴人,它从不勉强我在烈日下做点什么,甚至允许我美美地睡个午觉。有时天太热,它就守在我身边用稠密的枝叶为我遮荫,并让恼人的知了声音小一点。这是我和它相处最舒服的阶段,它安安静静,让时间也变得恬静起来。很多时候,我想让时间的琥珀将我俩包围在那样的瞬间,哪怕每天过得简单一

一个夏日的清晨,我缓步行于城市路边,偶然抬眼,心头忽地一颤。马路中间的绿化带中,有星星点点的马兰,正默默绽放。我不禁惊异于它们竟扎根在城市中,毗邻车水马龙,与人间烟火为伴。相比于我在草原初次见到的马兰,此处的马兰少了几分孤冷清寂,多了一丝市井烟火气。

“马兰”二字,直白、质朴,偏又占着一个“兰”字。我印象中的兰,是空谷幽兰,需得去深山野林中费心寻觅,再不济也得养在陶盆中,素色花瓣、碧绿叶予,端庄又雅致。而马兰,单听名字,我便先入为主将它归为乡间路边的寻常野花,并不起眼。

直到后来,我踏入肃南皇城草原,初夏的草原褪去了冬春的萧瑟,草色清新,天地辽阔。在一望无垠的山坡上,看到一丛丛的草簇中,有蓝紫色的精灵隐于其间。草原的长风吹过,精灵在风中摇曳,轻巧而又灵动。同伴告诉我:这,就是马兰花。

我俯下身,静静欣赏起它来:细长的叶子挺拔柔韧、干净有力,似利剑般扎根土地,笔直向上生长。绿叶间,蓝紫色的花瓣身姿随意、自然舒张,恰如一只蝴蝶栖息于草叶之上。用蓝紫来表述马兰花的颜色,其实不甚准确。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词——雪青,雪是气质纯净,青是颜色透彻。

放眼望去,这里一丛,那里一簇,没有刻意的盛放,没有张扬的姿态,没有明媚的色彩,却在苍茫

点都在所不惜。可是,作为性情中人,夏天对于这段友谊有着更热烈的期待。

进入伏天后,夏天的精力似乎变得更旺盛了。我们在球场上挥洒汗水,在泳池里激荡水花,连夜晚的冰啤都无法浇灭我们狂热的兴奋。当世界杯在北美大陆上尽情释放野性时,我们共同的爱好让小城里多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球迷。就这样,我们从两个人的热闹发展为一群人的狂欢,让怒放成为青春最浓烈的底色。可是,当朋友们各自散去,夏天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大约知道自己在一个多月后就要离开,夏天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它时常晴一会阴一会,有时甚至好几天都不说话。它哭起来也很直率,像个任性的孩子,整个七月我都浸泡在它的雨水中。到了最后连我也被它影响了,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分别,我的心里空荡荡的,只有自己茫然无措的叹息在里面回荡。

有人说,离别是重逢的尾巴,送走夏天后的那几天我一直把自己陷在沙发上,好久都没缓过神来。回看夏天陪我走过的时光,我真觉得它的热情、明朗与直率每一样都那么合我心意。但一位长者的话似乎更有道理,他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季节就是什么样。照此说来,如果我一直这样消沉下去,那么秋天必定是悲凉的。一想到这里,我又打起精神振作了起来。

草原的映衬下,生出了一种清绝脱俗的美,质朴中藏着坚韧,素净中透着温柔。那一刻,我竟骤然失语。从前妄自揣测它,如今只觉得自己以名度花,实在是浅薄。

而此刻,生长在城市路边的马兰,倏然闯入我的眼帘。依旧是记忆里细长坚韧的青叶,利落挺拔;依旧是澄澈纯净的雪青色花瓣,清雅出尘;依旧不张扬、不热烈,兀自开辟出一方天地。清风徐来,一缕淡淡的草木清香漫进鼻尖,除却初见时的那份惊艳,我的心底更添一层厚重的敬意。

想起小时候唱诵的歌谣:“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后来才知,这首朴实直白的歌谣,并不仅仅是嬉戏玩闹的稚嫩童言,更是一段尘封戈壁、隐于岁月的家国赤诚,是埋藏在罗布泊深处最动人的坚守与信仰。

昔日的罗布泊寸草难生,偏偏马兰不惧荒芜、不畏风沙,倔强扎根、生长、绽放。无数科研先辈隐姓埋名于此,熬过苦寒、孤寂与清贫,终让蘑菇云腾空而起,在祖国贫瘠荒芜的大地上,开出一片滚烫震撼、举世无双的马兰花事。

从高山草原到戈壁荒漠,从乡野阡陌到城市街巷,马兰依旧岁岁抽芽、花开不绝。我也这才明白:原来一簇雪青小花,便可藏万里山河——开在绝境荒芜之地,绽在平凡烟火之间,隐于初心坚守之地,绽出独属于这片土地的伟大荣光来,实在叫人佩服。

夏夜蒲扇(外一首)

彭胜发

晚风迟来的夏夜
一把旧蒲扇
支起整片清凉
母亲坐在竹椅上
缓缓摇着扇面
替我驱散蚊虫
年少时枕着扇声入眠
只贪恋身下无风的角落
不曾留意
她抬高的手臂
早已酸麻发胀
如今独自熬过无数酷暑
再也没有人为我轻摇晚风
原来她藏起自身燥热
把温柔凉意
尽数留给我的童年

院中绿豆汤

三伏天日光灼人
灶台小火慢炖
一锅绿豆汤静静翻滚
褪绿的豆仁沉在碗底
冰糖融开清润甘甜
消解夏日暑气
放学奔回家的瞬间
满心只惦记这碗甜
埋头大口吞咽
看不见她额前汗珠
顺着鬓角缓缓滑落
远行尝遍各式冷饮
始终少了心底安稳滋味
夏日最动人的甜
是有人甘愿守着炉火
为我熬煮岁岁盛夏

把夏日温柔收于心间

欧兢兢

她走向老槐树时
蝉声正在变薄
那些热烘烘的午后
被奶奶用蒲扇
一片片收进竹篮
井水浸过的西瓜
切开时露出
整个七月的晴朗
爷爷把藤椅摇成
一片缓坡
我们顺着滑下来
浑身沾满草香
如今我站在同一片树荫
看光斑从肩头
慢慢游向掌心
忽然明白那些夏天
从未真正离开
它们只是换一种方式
蹲在记忆的枝桠间
等一阵风来
就轻轻摇晃
把细碎的金黄
洒满回家的路